



鼓詞

拙老婆

01.04

草 令 等 整 理

山西人民出版社

716.2

970

基础

拙 老 婆

革 令 等 整 理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2号

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西分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耗 1/32 · $\frac{7}{8}$ 印张 · 17,000字

一九五七年七月第 一 版

一九五七年十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1,596册

统一书号: 10088·89

定 价: 一 角

目 錄

斷金錢	史修德口述	草令整理	(1)
打尿床	郭仁德口述	草令整理	(3)
拙老婆	郭仁德口述	草令整理	(4)
粉盒記	于樹田口述	草令整理	(6)
打斑鳩	于樹田口述	草令整理	(8)
大姑娘要女婿	于樹田口述	草令整理	(9)
雇漢夢	徐廷榮口述	草令整理	(11)
偷吃糕	徐廷榮口述	草令整理	(12)
哭綉鞋	徐廷榮口述	草令整理	(13)
吃嘴媳婦哄夫郎	徐廷榮口述	草令整理	(15)
大姐尿床	秦守仁口述	草令整理	(18)
拙大嫂	張銀元口述	草令整理	(19)
比	秦守仁口述	草令整理	(20)
十女夸夫	于樹田口述	草令整理	(22)
送三姨	武全奎口述		
	崔耀奎 弓慶福 王宏圖	整理	(25)
十不足	劉懷旺口述		
	崔耀奎 弓慶福 王宏圖	整理	(27)

斷 金 錢

史修德口述 草 令整理

从前有这么弟兄三，
常为錢財把臉翻。
这一日他們去赶会，
中途路遇見一文錢。
老大急忙用脚踩住，
老二把他的腿来搬，
小三一見拾不上，
弯腰拿起半头磚。
把他老大头上打了个大窟
窿，
鮮血流下一大灘。
因为这一个錢来爭吵，
吵鬧不清要惊官。
你拉我扯往前走，
衙門不远在面前。
知县正在官宅里睡懶覺，
忽听堂鼓响連天。
被窩里吓的“得得”战，
慌忙就把官衣穿。
拿起个靴子往头上戴，
拿起官帽往脚底穿。

迷迷糊糊往外跑，
沒小心撞在門上边。
头上碰了个大疙瘩，
鼻子碰歪了大半边。
怒冲冲就把公堂上，
叫一声“是哪一个小子来喊
冤！”

弟兄三一見知县到，

(白)老大說：“大老爷我
冤枉啊！”

老二說：“大老爷我
冤屈啊！”

老三說：“大老爷我
冤枉啊！”

冤枉冤屈吵翻了天。
老爷說：“你們該訴了一个
訴一个，

怎能够你喊他嚷乱叫喚。”
老大上前跪半步，
叫声“老爷你听言。
俺弟兄三人去赶会，

半路遇上一文錢。
我愛惜就用脚踩住，
老二把我的腿來搬，
小三一見紅了眼，
拿磚頭打在我的頭上邊。
我頭上如今還帶血痕，
大老爺這錢應該斷給俺。”
老二上前忙開口：

“尊聲老爺我的青天。
在我們家，當家管事是俺老
大，
父母偏心愛老三。
他二人都不缺錢用，
就數小人我貧寒。
把這文銅錢斷給我，
我保你祖祖輩輩做高官。”
小三一听心着急，
連忙上前去訴冤：

“大老爺，當家管事是老大，
分糧應草俺二哥管。
雖說父母待我好，
二老年邁哪來的錢，
俺老大、老二才有錢花，
就數小人我貧寒。
你把這文銅錢斷給我，
我一定周游四方給你把美名
傳。”

弟兄三人訴一遍，
難壞了大堂知縣七品官。
他壓下怒火暗思量，
一個錢的官司真稀罕。
這個案子可怎麼斷？
他眼睛一轉就有了主見。
多少個案子都斷過，
哪能夠在一個錢的官司上來
丟臉！

知縣老爺想到此，
開言再叫弟兄三：
“本縣做官清如水，
斷官司沒用過百姓的錢。
你們三人抬頭看，
大堂的杉花露着天；
我審案的桌子三條腿；
坐的把破椅用麻繩纏；
頭上的紗帽沒有翅；
身上的官衣短半邊。
老爺難，不算難，
你小姐、太太還沒鞋穿。
依我看，你們三人都是財
主，
就數你老爺我貧寒。
把這文銅錢斷給我，
讓老爺修理修理烏紗冠。”
驚堂木一拍把堂退，

“再告狀每人打你們四十板！”
知縣說罷揚長去，

大堂上剩下這弟兄三。
他們耽誤了趕會還不算，
落了個啞吧吃黃蓮。

打 尿 床

郭仁德口述 草 令整理

有個大姐本姓黃，
許配一個九歲郎。
白天大街貪玩耍，
每天黑夜好尿床。
頭一天，
一更尿濕紅綾被，
二更尿濕象牙床；
鼓打三更還要尿，
尿濕綉花鞋一雙。
尿濕別的我不惱，
不該尿在綉鞋上。
這紅綉鞋，
大姐描龍二姐綉鳳，
三姐姐做的紅鞋幫。
這是俺姐妹情意重，
為什給俺弄肮脏！
大姐越想越有氣，
拿起綉鞋打尿床。

只打得，
打得小孩疼難忍，
不叫媳婦光叫娘：
“娘呀親娘饒了我，
往后吃飯不喝湯。”
大姐聞听嘆口氣，
小孩哪有不尿床。
只怨爹娘太糊塗，
把我許配九歲郎。
爹娘呀，
只貪人家財禮重，
女兒死活你不想。
孩兒今年才十八，
往后怎么過時光？
這時候，
譙樓上打起四更鼓，
小新郎，
又尿濕了，

鴛鴦枕头花衣裳，
 鼓打五更天明亮，
 滔滔大水往上漲，
 胤帽、綉鞋水中漂，
 桌子、椅子乱晃当。
 冲走了，
 茶壺、茶碗、穿衣鏡，

又冲倒，
 大櫥、立柜和衣箱。
 大姐一見忙逃命——
 这位大姐，
 急急忙忙，
 撐起了牙床，
 逃出洞房。

拙 老 婆

郭仁德口述 草 令整理

有个人名叫胡二哥，
 娶了一个拙老婆。
 大裁小剪都不会，
 一張巧嘴光会說。
 胡二哥，集上扯回来两丈布，
 回到家里要縫“多罗”^①。
 拙老婆把布接在手，
 两只小手光“撥嗦”^②。
 一裁裁了三个月，
 一縫縫了半年多。
 縫的是：
 两条領子三只袖，
 脊背上还有个燕窩，

前头短了三尺半，
 后头长了三尺多。
 只說衣裳縫停当，
 把它放在炕“各罗”^③。
 拙老婆坐在当炕上，
 哼哼唧唧唱秧歌。
 头一出唱的“打酸枣”，
 第二出唱的“全家乐”。
 拙老婆唱的正高兴，
 进来她丈夫胡二哥：
 “我要到东庄去赶会，
 試試那个大‘多罗’。”
 拙老婆聞听不怠慢，
 急忙爬到炕“各罗”。

只把衣服拿在手，
叫声丈夫穿“多罗”。
胡二哥，把那衣服忙穿上，
不好了，一下子跌到門“各
罗”。

脫下衣服看了看：

“你縫的这叫啥家伙。

两条領子三只袖，
为甚还有个小燕窩？

前头短了三尺半，
后边又长三尺多。

这个东西有啥用，
你給老子說一說！”

拙老婆聞听面賠笑：

“丈夫丈夫莫起火，
这两条領子三只袖，

一样一样用处多。

一条領子圍脖子，

这一条，
下雪刮风捂耳朵。

三只袖子两条要用，
那一条，

上集赶会装饅饅。
前头短了三尺半，

上起坡来蹀不着。
后头长了三尺多，

打起牌来当褥坐。

我給你打的好主意，
一輩子不怕你生疮长疥多。

胡二哥一听起了火：

“巧咀八哥光会說！

胡二哥我活了三十多岁，
沒見過你这样的拙老婆。”

胡二哥蹦到当炕上，

一把抓住拙老婆。

举起皮拳就要打，

吓的老婆直哆嗦。

哎呀一声往外跑，

沒小心，門坎絆倒了拙老婆。

只听得咕嚕嚕連声响，

拙老婆吐出好几块肉“各
多”。

胡二哥一見好奇怪，

拙老婆滿臉通紅叫哥哥：

“千錯万錯我的錯，

我不該，偷吃鷄肉沒把湯

喝。”

这就是：

拙老婆，縫“多罗”，

又饞又懶不做活。

●长袍。

●即伸展摸弄之意。

●角落。

●疙瘩。

粉 盒 記

于树田口述 草 令整理

有位小伙是大高个，
娶了个媳妇矮又矮。
三寸的衣服穿着大，
一寸的罗裙就地拖。
坐在案板上才能擀面，
站在餅鐮●沿上把餅烙。
每天要做三頓飯，
哪一頓，离了梯子也不能洗鍋。

小矮人常常走娘家，
来来往往拜公婆。
她家离婆家还没半里地，
从清早走到太阳落。
到上房去把公婆拜，
小姑子一旁把閑話說：
“三天两头走娘家，
来来往往真罗嗦。”
小矮人一听呵呵笑：
“叫声妹子女嬌娥，
上有咱的爹娘在，

我走娘家你管不着。”
小姑子聞听冲冲怒：
“再叫矮人听我說，
你說小姑子不能把嫂管，
今天叫你看我。”
枣木擀杖拿在手，
两膀用力往下搏。
只听得，“各的要查”一声响，
哎哟哟，为何不見嫂嫂哪里躲？
东房里看来西房里找，
南房里寻来北房里索。
找了三天并三夜，
沒見矮人哪里躲。
老婆婆这里害了怕，
罵声“閨女小妖婆，
进门来不論青紅皂白理，
拿擀杖就把你嫂嫂搏。
这几天不見你嫂的面，

人家娘家人来了要活吃了我。”

老汉說声“先别吵，快到当院去摆方桌。

对着天灵許下愿，全家都来把头磕。”

公爹許下一台戏，婆婆許的放烟火，

大伯子許下七猪八羊駱駝供，

妯娌許下半个月的好秧歌。

举家大小許过愿，

动手又找女嬌娥。

只把炉坑掏个净，

拆了鍋台刨了火。

牆角坑洞都找遍，

扒了許多老鼠窩。

篩子篩，簸箕簸，

过罢粗罗过細罗。

篋籠針包也找过，

翻遍全家也沒寻着。

婆婆吓的得得战，

公公吓的战哆嗦。

哥嫂也都害了怕，

悄悄地叫过妹子来把話說：

“十天沒找見你姪嫂嫂，

恐怕要来她娘家哥。

人家娘家人要来到，

怕只怕妹妹的命难活。

不如你先走了吧，

到咱姥姥家去躲躲。”

小姑子一听把西楼上，

要收拾收拾去找外婆。

用包袱包好衣和衫，

想梳装又往鏡前坐。

右手拿过紅胭脂，

左手端过官粉盒。

用手掀开粉盒盖，

哼哎哟！

但只見，姪嫂嫂高高兴兴、

欢欢乐乐地正在里头做被窩。

“嫂嫂呀，我找你找了十来天，

誰知你藏在官粉盒！”

“妹子呀，要不是嫂嫂藏在这兒，

叫你一擀杖搏死我。”

小姑子好話說了千千万，

姪大嫂这才爬出官粉盒。

●音“称”；烙餅用的平底淺鍋。

打 斑 鳩

于树田口述 草 令整理

有个姑娘刚十六，
好吃懒做是个饞了头。
这一天地里去剜菜，
正好路过杏树沟。
姑娘猛然抬头看，
但只见，
水杏结的密又稠。
姑娘又犯了咀饞的病，
一心想把杏来偷。
十八亩地里找了个遍，
也没有个瓦片或磚头。
姑娘这里正发愁，
忽然一計想心头。
脫下她的紅綉鞋，
手拿綉鞋把杏来投。
只顧的投来不顧的看，
沒防着树叉里臥了个黑斑
鳩。
大姑娘使勁把鞋扔出手，
一綉鞋扣住了斑鳩的头。
惊起斑鳩把鞋带走，

急坏了大姑娘在树下头。
大姑娘，扑楞着裹脚滿地里
跑，
捉不住空中的黑斑鳩。
“叫斑鳩，你給我把鞋丟下
吧，
地那边就是我婆家門口。
公婆知道把奴打，
女婿知道了把奴休……”
斑鳩哪懂人的話，
脫拉拉飞向地那头。
大姑娘，慌里慌張往前赶，
一脚踩住老黃狗。
老黃狗咬了一口，
咬掉两个脚指头。
也不知那姑娘疼不疼，
鮮血不住往外流。
这时候，
她婆婆正在家里煮扁食，
公公端着个扁食碗站在門
口。

她老公公猛然抬头看：
 “哼哎哟，飞来了誰家的綉鞋头！”
 惊动的邻居們都来看，

吓坏了空中的黑斑鳩。
 吓的个斑鳩脫拉拉飞，
 把只綉鞋，掉到她老公公的扁食碗里头。

大 姑 娘 要 女 婿

于树田口述 草 令整理

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闊坐綉楼巧梳装。
 梳装打扮賽天仙，
 忽听門外响叮噠。
 知道装作不知道，
 故意开口問問娘：
 “这是誰家倒了霉 来 敗了
 兴，
 为什么清早起来就发丧？”
 她的娘来笑泱泱：
 “好一个不会講話的 傻姑
 娘。
 这不是誰家走倒运，
 原是你东院的姐姐配新
 郎。”
 姑娘聞听将头低下，
 再叫一声母亲娘：

“人家都能成婚配，
 孩兒我，多会才能配成
 双？”
 她娘說：
 “昨日晚来了你大舅，
 他与你找下十个夫郎。
 叫女兒你把这十个女婿看，
 相中了哪个和哪个拜堂。”
 姑娘听罢抿咀笑：
 “叫母亲，快把这十个女婿
 对我講。
 孩兒我来相相看，
 相中了哪个和哪个拜堂。”
 她娘說：
 “头一个女婿当总爷，
 二一个村內当地方，
 第三个府上当快手，

第四个县里当刑房，
第五个女婿会裁缝，
第六个女婿是皮匠，
第七个女婿卖烧饼，
第八个卖的是挂面汤，
第九个他在皂房当衙役，
第十个他就在城隍庙里当和尚。”

姑娘说：

“依我说十个女婿都留下，
从今后再不受凄惶。
要是有人惹下咱，
写上个小状告公堂。
出票叫人有总爷，
清查细访有地方，
告到府上有快手，
批回县来有刑房，
穿破衣服找裁缝，
跑破鞋子找皮匠，
肚子饿了吃烧饼，
吃的咀干了喝上两碗挂面汤，

过堂时，打板雪恨咱有衙役，
天黑了，不用住店咱就到城隍庙里找和尚。”

她娘说：

“昨日晚还来了你二舅母，
她与你找罢东庄找西庄。
东庄上丑陋老汉是财主，
西庄上俊俏年青是贫郎。

叫女儿你爱嫁丑陋老汉吃飽飯，
还是嫁给那俊俏男子嚙粗糠？”

姑娘说：

“依我说东西两庄都留下，
从今后就有好时光。
在白天，东庄上老汉家里吃飽飯，
到黑夜，三更天，孩儿想起小光棍，就卷卷铺盖到西庄。”

雇漢夢

徐廷榮口述 草 令整理

有个小伙一十七，
四年沒見二十一。
二老爹娘下世早，
缺少姐妹和兄弟。
家貧如洗不能过，
与人家受苦当伙計。
白天地里去受苦，
黑夜睡在馱圈里。
鼓打一更不能睡，
鋤草破料喂毛馱。
鼓打二更睡不着，
鋪着席片沒盖的。
鼓打三更落了泪，
想了人家比自己。
掌柜和老婆暖鋪盖，
怀抱兒子和閨女。
眼看咱半輩已过去，
还未曾把个媳妇娶。
小伙哭着蒙眬睡，
南柯里夢見媒人把亲提。
三言五語說停当，

說了个人好手巧十七八岁的
大閨女。

小伙一听心欢喜，
当下就把媳妇娶。
人家娶妻坐花轎，
小伙沒錢講究騎毛馱。
欢天喜地来得快，
不覺来到自己大門底。
沒扶手，他自己，
毛馱上揜下美貌妻。
鋪紅毡，盖白地，
小两口站在当院里。
进院就把花堂拜，
小伙站东妻站西。
小两口跪下三叩首，
起来又作了个和合揖。
夫妻拜罢天和地，
只見太阳落了西。
二人就把洞房进，
小两口吃桌和合席。
众人鬧房欢乐后，

小伙背手把門閉。
 用手插好門兩扇，
 床前來看美貌妻。
 头上青絲明又亮，
 囡伶伶杏眼弯月眉。
 面賽桃花銀盤臉，
 滿嘴銀牙白又齊。
 玉腕手，白“唧唧”，
 身上穿件綉花衣。
 小伙看罢微微笑，
 开口叫声“我的妻，
 只說一輩子沒媳婦，
 不想今天娶下你。
 过上三年并五載，
 生个小兒或閨女。……”
 小伙正說知心話，

忽听老叫驢叫喚在驢棚里。
 小伙惊醒忙坐起，
 黑洞洞看不見美貌妻。
 心中一想是个梦，
 赶紧倒下把眼圪挤。
 閉上眼也睡不着，
 再也梦不見美貌妻。
 翻来复去正煩躁，
 老叫驢叫喚盘开蹄。
 小伙一听心头恼，
 一蹶跳在当脚地。
 用手拿起拌料杠：
 “今天我惹不起掌柜打死你
 杂种驢！”

●即长工。

偷 吃 糕

徐廷荣口述 草 令整理

正月十五鬧元霄，
 家家戶戶都蒸糕。
 媳婦用开水和上面，
 老婆婆燒火把油熬。
 枣兒泥豆沙都包上，

炸的粘糕焦又焦。
 媳婦有心吃一个，
 老婆婆两眼看得牢。
 饑得她涎水往下流，
 忽然想起計一条。

火口上留的半碗水，
兒媳悄悄一脚蹬倒。
水潑柴火冒黑烟，
老婆婆吹火弯下腰。
手拿干柴去点火，
兒媳拿了个热粘糕。
手拿起热糕吃不下去，
伸手塞在褲腰包。
只燒得佳人一声叫，
小肚子上起了个大燎泡。
疼得小媳婦实难忍，
忙用手摸出热粘糕。
隔着門帘往外扔，
沒想到老公爹担水回来了。
正打在公爹的嘴巴上，
胡須燒了个焦又焦。

老汉担水吓一跳，
伸手摸住热粘糕。
老天爷下雨下雪常常見，
沒見過天上下粘糕。
老汉吃着油糕把門进，
老婆一旁罵开了：

“我說年糕不够数，
原来是老狗偷吃了！”
罵的老汉白瞪眼，
东西南北不知道：
“这年糕本是天上下，
她怎說我偷吃了？”
小佳人这方憋住不敢笑，
“嘭”的一声不防把小肚子
漲破了。

哭 綉 鞋

徐廷荣口述 草 令整理

有个大姐一十七，
悶坐綉楼泪悲啼。
上轎衣做成好几套，
为什么婆家不来娶。
拿出衣裳試一試，

恐怕娶时不可体。
圪吱吱开开描金柜，
一套套取出上轎衣。
上身穿件紅綢袄，
八幅罗裙腰中系。

下穿撒腿鴛鴦褲，
用手又把綉鞋取。
一拿綉鞋吓一跳，
一只綉鞋去哪里？
丟一只綉鞋不要緊，
怎能去見我女婿。
姑娘哭的肝腸斷，
惊動她娘上房里。
她娘有語開言道：

“叫聲我兒好閨女，
什么事不隨你的意，
清早為何哭啼啼？
莫非茶飯不如意？
再莫非衣衫不可體？”

閨女只把娘來叫：

“我娘不要胡猜疑。
論吃還是家常飯，
論穿還是粗布衣。
人家閨女沒咱大，
怀抱兒子領閨女。
眼看我半輩快過去，
孩兒為什麼沒女婿？”

她娘說：“前日婆家下了
聘，
再遲十天來娶你。”

閨女聞听又落了泪：
“只怕到時候不能去！”

她娘說：“方才我兒把女婿
要，

為何你又不願意？”

“孩兒上轎花鞋做一双，
如今一只丟了去。
沒了綉鞋不要緊，
孩兒怎樣見女婿！”

她娘說：“一只綉鞋不值啥，
為娘再給你作新的。”

閨女說：“丟了綉鞋不值
啥，
里边裝的些好東西。”

她娘說：“你另外沒有種半
亩地，

不出門閨女有啥東西？”

姑娘說：“孩兒長大人家的
人，

閨女長大人家妻。
孩兒長大心也長，
俺往婆家攢東西。
攢下種地一張耬，
攢下一張犁地犁，
攢下做飯兩口鍋，
攢下兩張鋪炕席，
攢下紅緞五十匹，
攢下五十件綢緞衣，
攢下銀子三千兩，